



# 我的游泳池

*The Fall of A<sub>1</sub>*

松岩 著

长篇小说

一部美国校园风情录和生活素描……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我的游泳池

*The Fall of Affliction*

松岩 著

长篇小说

一部美国校园风情录和生活素描……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游泳池/松岩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106 - 04131 - 1

I. ①我… II. ①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6203 号

责任编辑: 蔡宝瑛 贾 伟

封面设计: 清 风

版式设计: 思 燮

责任校对: 美 玉

责任印制: 张玉民

## 我的游泳池

松岩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jy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31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4131 - 1/I · 0997

定 价 35.00 元

## 楔子

人生，像是一个游泳池。自生，我们便开始在人生命运的游泳池中，翻来覆去地游——蛙泳、蝶泳、仰泳和自由泳，从生到熟，由生至死。在这人生命运的游泳池旁，我们会遇到许多人，包括邻居、亲朋好友，情人和恋人，有的关系是阶段性的；有的是时期性的；还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数年后忘记了名字；还有的却像在心底深处印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记得一辈子。

世上，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的《天堂电影院》。这是一部既使我悲伤又感到温馨，同时又充满了感知和恩爱的影片。可能是影片主人公多多的少年生活，使我联想起自己。

虽是京城人，自打幼儿园大班起，我家就一直住在楼房，故此，没有胡同里那种浓郁的京腔。但我的出生地，却是在京城西单的一条老胡同里。胡同内有个大宅院，明清年间是座寺院。深宅内长满了藤萝和花草，还有漂亮的长廊和一扇富有庭院色彩的圆石拱门。新中国成立后，那里成了诸多知名影人聚集、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大院内，还设有一所电影放映厅，每天都会放映多部内部影片。我的外公、外婆也住在后宅的一幢二层洋房里。“文革”初期，家家户户陆续迁入新楼房，机关干部，也纷纷去了干校。上世纪末建西单商场时，整条胡同都被统统拆除。如今，那座深宅老院内的小放映厅，就像托纳多的《天堂电影院》，也成了残留在老影人记忆深处的一个幻影。

家中惟有俩男孩，数我最小。哥哥从小就寡言少语，一门心思搞学问。相对来说，我是个外向的淘气包。母亲说，这是因为小时候带我的那个大嗓门的“苏州阿姨”——是一个爱叨唠和喜欢睡觉的长舌妇。哥哥的阿姨，是个寡言、贤惠、简朴的北方老太婆。父亲说，在我会说话之前，已经看

过上百部电影。带我的那个阿姨总爱睡觉，经常偷懒，每天都抱着我溜进放映厅，她在里面酣睡，任由我在银幕前自生自灭。父亲还说，也正是如此，我患了近视眼，属于非先天性弱视，怀疑是看电影影响的。

5岁那年，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发明了一种用远视镜校正近视眼的临床手段，父母带我进了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戴远视镜，景物会模糊不清。可是我戴上校正镜片后，意外的是我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女大夫断定我在说谎，可我坚持说，看得清清楚楚。后来，我在无意中被确诊为先天性远视。那个年代，患远视眼的儿童不多，我是家中近代史上的一个先例。

从小我就喜爱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和苏联列宾的画册。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岁月，这些都是禁书，是偷着从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借出来的。也就是说利用暑假和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阅的“禁书”中，我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美和幻想中那种崇高的爱情。

那时没人料想，老天爷正悄悄为我在太平洋彼岸，安排着另一种人生。18岁那年，我赴美留学开始了自己崭新的生活。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出远门，心里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喜悦和忐忑。我搭乘的航班是国航，坐在倒数第二排。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在飞机上呕吐，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一路还好，只是当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上空盘旋，开始下降时飞机急剧颠簸，我实在忍不住还是吐了，幸好都吐到了卫生袋里。

下了飞机乘计程车直奔学校——州南大学电影学院。开车的是个憨厚的中年黑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下车后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提包在付车费时，一疏忽落在后座上。护照和钱包都在里面。

我报了警。

正当我急得团团转时，那黑人又驾着车返了回来。一下车他就歇斯底里地大喊，埋怨我忘了拿自己的行李，让他一通好找。我腼腆一笑从书包里取出美元，可他坚持分文不收，又气呼呼地驾车扬长而去。

电影学院就设在校园中央一座二战时期木板结构的平房院落里。布局酷似北京西单的那座老宅院，四周布满了藤萝和绿油油的热带植物。我从一位满头卷发的意大利毕业生手中，买下了一台二手电影摄影机。那是贝尔公司生产的1237型轻携式摄影机，用的是柯达超8毫米反转片。调了变焦，取景器里，呈现出一个赋有遐想空间的奇幻世界。

到校后我被安排住在学院草坪之隔的宿舍楼里。那是一座雪白色的小楼，叫“小白官”。其实那是一幢女生宿舍楼，惟有底层的一侧，留给了

新入校的男生。楼上设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到大晴天，金发碧眼的女生成三结四，云集在碧蓝的游泳池边，穿着浅粉和乳白色的分体式巴西超短泳装，在那里聊天、听音乐和晒太阳。这些女生一般都是贵族家庭的千金，穿的都是比弗利山庄名牌店的法国和意大利款服饰；开的都是敞篷的宝马325系列。对于男生来说，这里是我们的天堂宝地。

我的同屋是个来自美国驻德国慕尼黑兵营的高个子男生，叫安德鲁斯。我们的爱称却是同名，都叫安迪。宿舍墙上贴满了风靡一时的明星头像，包括哥哥从法国寄来的英国女歌手金怀德（Kim Wilde）巴黎演唱会的法文版海报。海报上她披着金发，一手撑着下颚，一双浅色眼睛望着镜头外，性感倔强的脸上毫无一丝微笑。她的流行歌曲《美国孩子》，在音乐舞台和无线电广播中红得发紫。

我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是满头金发身材健美的安德森小姐。她父亲是商务系的研究生导师。她说家族有非常纯正的瑞典血统，她是家中的第三代。她陪我去校园南端的露天体育场，一同观看了西海岸大学生橄榄球联赛。同样，也是这位热心肠的安德森小姐，第一个邀我去她宿舍听音乐。我们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倾听着英国乐队“披头士”的歌曲。出国前一年，我在《美国之音》英文短波广播里得知“披头士”领衔主唱约翰·列侬不幸在纽约遇刺。但此前从未听过他的曲子。

我的启蒙老师是院长罗斯先生。在我赴美的前两年，他正巧访问过大陆，对中国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留美的大陆学生为数不多，我是学院唯一的留美学生。他爽快地留我在他办公室担任助理，半工半读。这不仅能多听多看，而且还能挣些零花钱。大学期间，这个性格开朗、开着敞篷赛车的苏格兰裔老院长，不仅成了我的导师，而且还成了我的美国“父亲”，逢年过节邀我去帕萨迪纳的花园别墅作客。

我爱情的启蒙老师是莎娜，一个26岁的金发女郎。她是个与众不同的超凡女子，有着倾国倾城的美貌。走上街头，回头率颇高，可她却惯于躲避外人的瞩目，厌倦男人那种贪婪和色情的目光。在那风华绝代、国色天香的外表下，掩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私，总让人猜疑和揣摩不透。这些因素像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对我产生了极强的诱惑。渐渐的我像只陷入蜘蛛网无法自拔的昆虫，深深地坠入了情网。

遇到她改变了我对爱情的态度和女人的认知。因为过去的一切全属虚幻，美貌的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女人。

#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英雄救美 .....	1
第二章 中国嘉宾 .....	8
第三章 红都公主 .....	12
第四章 初次约会 .....	20
第五章 海滨之恋 .....	30
第六章 海上天仙 .....	42
第七章 世外桃源 .....	53
第八章 福门夜场 .....	63
第九章 离别故乡 .....	73
第十章 黑翼天使 .....	89
第十一章 凶杀惨案 .....	95

第十二章 登门赴宴 .....	105
第十三章 父辈荣华 .....	113
第十四章 迷茫少年 .....	118
第十五章 同床异梦 .....	142
第十六章 《精疲力尽》 .....	148
第十七章 影都巨鳄 .....	154
第十八章 黑豹党徒 .....	167
第十九章 学报事件 .....	171
第二十章 欲望街车 .....	179
第二十一章 不祥之兆 .....	186
第二十二章 苏颖之死 .....	196
第二十三章 我的天使 .....	201
第二十四章 毒品走私 .....	210
第二十五章 幕后交易 .....	216
第二十六章 深夜求赎 .....	223
第二十七章 比弗利山庄 .....	230
第二十八章 沙漠之旅 .....	243
第二十九章 赌城风云 .....	250
第三十章 绿洲花园 .....	258
第三十一章 TOGA 舞会 .....	265
第三十二章 狗年吉祥 .....	273



## 第一章 英雄救美

这是一个充满憧憬和遐想的秋天，也是一生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可近日我变得有些心烦意乱，不是因为心里有事，而是一张俊秀的脸颊上，忽然间长出了几颗青春痘。别小看一颗青春痘，它会使你的心情整日烦躁，坐立不安。

站在镜子面前，我仔细端详和审视着自己的脸蛋。奇怪好端端的一张脸怎么突然间长起了青春痘？那时我才19岁正读大二。在那个年龄，许多男生的脸上都长满了粉刺或青春痘，仿佛是青春期男生的一种象征性标志。

前几天，收到一封母亲从北京寄来的长信。信里说，一个男孩儿长粉刺和青春痘是正常的，结了婚就会自愈。那时我还是单身。我心想，天啊，如果要等到结了婚才能痊愈，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真不明白，为何要等到结婚？

望着镜子里曾经是白净光滑的脸庞，看着那颗长在右脸颊上的痘痘，鼓鼓的，表皮下呈暗红色，如同一座小丘，按下去有钻心的疼痛，有时还会瘙痒。我实在忍不住了使劲用力一掐，从里面溢出一股污血，上面还有油一般晶亮的浮液。

下午，我去了大学诊所，挂了内科门诊。

那个诊所，坐落在一栋二层的红砖小楼内，就设在校园内我们学院的马路对面。内科医生是位一头乌黑卷发的犹太人，有点儿鹰钩鼻，尖尖的鼻梁上挂着一副深色的宽边近视镜。问讯了我来的缘由，他不屑地瞥了一眼我脸上的痘痘说，那不算病是内分泌紊乱和荷尔蒙失调，叮嘱说，要注意表皮清洁，不要挠，不然会感染；严重了还可能影响神经中枢，患大脑炎。他说如果难受可以开一些止疼片和过氧化苯甲酰软膏。那软膏是把干用的，抹上后像寒冬里干裂的皮肤，有种无法忍受的撕裂感。

我皱了皱眉头，探问有无其他灵丹妙药。他摇摇头说，没有。忽然他眼前一亮诙谐地说，有一种激素的确有缓解这种症状的疗效。

他不慌不忙地说：“不过呢，你的皮肤会变得细嫩，还会长乳房。有兴趣吗？”

我愣愣地望着他，慌忙摇摇头。

我探问他，听母亲讲，等结婚了青春痘会自愈这是否属实。他站起来用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随即也站了起来跟他走出了诊室。

“有女朋友吗？”他笑眯眯地问。

我摇摇头。

“听你母亲的，结了婚青春痘就会自然好的。去找个女朋友，你的病自然就好了。”

我疑惑地瞥了他一眼，半信半疑地走出了诊所。

生活真是很离奇。俗话说，人有时能因祸得福，坏事变好事。不曾想，几颗小小的青春痘居然帮我改变了人生命运。

那天正值初秋，外面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朵。这边的气候与其他地方相反，每逢立秋酷热的天气才刚刚开始，气候一天天炎热起来，南加州进入了所谓的“印第安暑期”。温暖的海风，从远方吹来，把山坡上的杂草晒得枯黄，就连高耸在街旁的棕榈树，也被晒蔫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女生，正躲在树荫下乘凉和聊天。我想天气真不错很适合游泳，也真想去游游泳，说不定还能在泳池边遇到一位漂亮姑娘。

这天下午我驾车去海边的一家健身房游泳。在美国文化里，一部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还标志着个性、自由和美国精神。几个月前，我用一年打拼和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是一辆奥迪。买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喷涂成鲜艳的血红色。锃亮的红漆在强劲的阳光下灿烂夺目，像一辆新车似的。

在国内大家常说，美国人是吃牛肉长大的。到了美国你才会真正看到个个膀大腰圆，身体上的差异。当时正是施瓦辛格健身热的时代。同华人相比，美国年轻人看上去的确膀大腰圆个个像牛仔。为了能融入美国社会，我也加入了一家设在海边颇有声望的健身房。在那儿的游泳池旁，我第一次遇见了莎娜。

健身房内人气十足，被挤得满满当当。去那里健身的人所追求的是完美体魄和健美身段。因为在好莱坞影片中，英雄人物总是一表人才的俊男

靓女。为了将自己打造成心目中的偶像，男生们挥汗如雨玩命地练着哑铃和举重；女生们穿着澳洲歌星奥莉维亚·纽顿强的健身衣，随着急促的摇滚乐声，在软垫上疯狂地跳着健美操。我在跑步机上练了20分钟，换了泳裤，然后独自一人朝设在走廊尽头的游泳馆走去。

上学期在自选科目中，我选修了一门救生员培训课程。结业时还领到一张救生员执照。作救生员是一件美差，不仅能整天泡在泳池旁晒太阳，欣赏皮肤晒得黑黝的金发女郎，而且还可以得些外快。

在校园西侧，有个50米长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和20米见方的跳水池。那儿的水清澈如镜。有个叫托比的美国男孩是那儿的救生员。每天下午，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身着一件雪白衬衫，半挽着袖口，潇洒地坐在救生员高高的瞭望椅上。没事的时候我常去那儿坐坐，和托比一起抽根儿烟聊聊天。

那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女生水球队的训练。水球队里大部分是有日耳曼和北欧血统的女生，辔着一头金发，有着宽宽的肩膀和长长的睫毛，眼睛是不同色调的蓝——从淡淡的浅灰直至碧色的海蓝。她们的体态是那样自如和无忧无虑。在水中玩耍起来有些滑稽，水花在她们身上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跳入水中，游起泳来酷似小海狮一般娴熟自如。有的更像美人鱼；还有的可以潜入水下游很长时间。

“托比，为什么水球队里有这么多黄头发姑娘？”我问。

“体质好呗。”托比懒洋洋地说。

后来我才明白，游泳要有天赋。若想游得快，肢体浮水力要强，骨质要轻，双臂和小腿要有良好的爆发力。

那天当我踏入健身房的游泳馆，已不再是位游泳新手。四年前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在母亲的辅导下，第一次在八一湖游泳学习换气。出国前我只会蛙泳和“狗刨”。

“一二三，抬头。睁眼。”

“出手，画圈，回手，抬头，睁眼，换气……”

小时候家境不好，不记得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但母亲说，我们虽穿着一般，但家里的伙食比别人家的强。

闷热的夏天我随爸妈和哥哥蹬着脚踏车，从甘家口一路骑到玉渊潭。还记得八一湖岸上长长的柳絮在微风里荡漾。低空里，飞着密密麻麻的蜻蜓。有人说低空中飞的蜻蜓，意味着傍晚有阵雨。我们一家四口，在混浊和密布水草的湖中游水嬉戏。

每年湖中常有溺水身亡者。潜在水中的水草会悄悄地缠住游泳人的腿肚子，拽入水中将人活活淹死。父亲和哥哥的水性比我强，可以游到彼岸。我瘦小体弱从未游过湖畔，身上总挎着个用解放卡车轮胎内芯做成的救生圈。游罢泳，一家人静坐在柳岸的树荫下，吃着“野餐”——义利果子面包、茶鸡蛋和北京蒜肠。

到了美国，我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救生员。四肢发达，强壮有力，胳膊上露出一块强硬的肌肉。仿佛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自信。可能是加利福尼亚那明媚的阳光，养育了我这个中国娃娃，赋予了自己一种新鲜的自由感，仿佛像一只刚从笼中释放出的小鸟儿，徜徉腾空。

步入游泳馆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忽然像加了变焦，从大远景推至特写，定焦在莎娜的身上。她身穿一件单体的乳白色紧身泳装，皮肤白细略显透明，好似透过表皮可以看到皮下的血肉。她的腿又细又长，金黄色的头发在脑后盘起扎成结，还有几缕浸湿了的发丝贴住她的面颊。从远处望去，她在众人面前似乎有些拘谨和害羞，手握着泳池旁的扶梯，用一条超大的白浴巾遮住自己的腿，如同女人身上的长裙。

几秒钟过后，游泳馆内荡漾的回音，使我回到了现实。

池中的水没有大学泳池的清澈。在阳光照射下，水面上浮着薄薄的蒸汽。泳馆里又沉入一片宁静，惟有右侧泳道里，一位退役老将在水中缓慢地游着蛙泳。在泳池外左侧的按摩浴缸中，热水泡咕嘟咕嘟地滚动着，里面坐着几个身上毛茸茸的中年白人。我忽然意识到，他们此时此刻的目光也在聚精会神地盯着水边那位美貌非凡的女子。

莎娜微微侧过身像只惊吓的小猫，用眼角的余光窥探着周边的一切。

我想她一定对泡澡男人的窥视有了警觉，注意到他们贪婪和色欲的目光。

她故作淡定，先用白浴巾的一角擦去脚腕上的水珠，然后踮起脚尖，脚后跟旋在半空向泳池的另一端悄然走去。她的步子是如此轻飘飘，臀部轻轻摆动，酷似古典油画里希腊神话中的仙女。

忽然一个男生发出尖利的叫声，划破了整个泳池的寂静。随后是一片哗然，和一阵男人们的爆笑声。

杂乱声一下子惊住了莎娜。她浑身一颤加快脚步，匆忙逃至泳池对面。

下意识里我觉察到她的恐慌，想到自己是一名救生员，忽然急中生智，

迅速地蹿到泳池边一头潜入水中。

一刹那，水中的寒气从发梢凉到发根，仿佛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潜入水中向莎娜的方向游去，一口气游到对岸。当我浮出水面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脸和那双炯炯有神会说话的浅蓝色大眼睛。

“嗨，你好。”我呼哧带喘地说。

“你是谁？”她先是一愣，警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救生员。”

这次，她笑了而且笑得十分开心。

“救生员？”

“嗯。”我深吸了口气。“看到那些人好像在嘲弄你。”

“甭理他们。那眼神令人讨厌。”她皱皱眉头，面无表情地望着我问道：“那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保护你！”

她微微一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

“当真？你叫什么？”

“安迪。”

“多大了？”

“19岁。”

莎娜弯下腰，蹲在泳池旁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

“好个年龄。对我来说就像昨天一样。”

“你呢？”我傻气十足地问。

“这个嘛，是秘密。”

“对不起。”我意识到自己的鲁莽。

“没事儿。反正比你大。”

“我也快20岁了。”

这句话把她逗笑了。她用手揉了揉我湿淋淋的头发。

“别傻了。”她笑着将我推入水中。

当我再次浮出水面时，一眼看到她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慌忙蹿出泳池，一口气追了上去。

“你要走？”

“时间不早该回去了。”

“能再谈谈认识一下吗？”

“不成。”

“为什么？”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她不耐烦地反问说。

忽然她有些犹豫，止住脚步思索了片刻。

“这样吧，你给我留个电话。”

我给她留了宿舍的电话。

“一定打电话。”我迫不及待地叮嘱着。

她在空中摆摆手，身影就这样渐渐消失在游泳馆的门口。

那天傍晚，我驾着鲜艳的奥迪福克斯驰骋在加州 10 号高速路上，感觉飘飘然。远处的天边一片胭红，顿时有种说不出的喜悦。我真想大喊一声，青春万岁！

返校后将车子停在停车塔楼的顶部，匆匆从侧面的铁梯径直跑下来，迫不及待想将刚刚与莎娜的偶遇讲给同屋安德鲁斯听。我迅速穿过走廊，打开宿舍房门发现里面漆黑一团。屋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麻烟味，混杂着女人的香水气息。

“别开灯。”安德鲁斯在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止住脚步，意识到屋里有女人。

“兄弟，容我 30 分钟。”

“没问题。”

那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我在空荡的停车场上徘徊了一阵，又回到车内，心里还惦记着刚刚遇到的莎娜，心脏怦怦跳个不停，脸上充满了幸福的喜悦。

那个夜晚我和安德鲁斯聊了半宿，但对与莎娜的相遇我只字未提。安德鲁斯也未提及那位在夜幕下匆匆离去的女子。对他来说，换个新女伴如同一顿家常便饭。

“第一次做爱，你多大年纪？”他躺在床上抽着根万宝路，不慌不忙地问。

“哦，17 岁。”我撒了谎。“你呢？”

“14 岁。”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在哪儿？”

“在一艘开往英国的渡船上。”

这时，我心里还惦记着莎娜，又问道：“她多大年纪？”

“二十出头吧，没问过。”他侧过身来问我：“你呢？”

我又撒了个谎：“哦，也二十多岁。”

他老道地说：“啊哈，还是二十多岁的大龄女子好。”

随后听到的是他发出的鼾声。

## 第二章 中国嘉宾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莎娜的音讯。我天天开车去西区，到健身房等莎娜，孤零零地坐在空旷和寂静的泳馆里，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想着再未见到过莎娜的身影。

那些天，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长长不醒的梦幻里。我失去了食欲，吃进口里的东西，感觉像是坡岭上晒干了的枯黄干草。

那时的州南大校园大陆留学生为数不多，大都是性格孤僻的理科研究生。在饭堂他们常聚在一起，与自己身临的环境有某种隔阂和超脱感。同美国孩子相比，这些早期的大陆学生衣着单调，脸部缺乏丰富的表情。他们之间从不说英语，只用汉语交流。

通常我和一个带着浓郁挪威口音名叫皮特逊的金发瘦高个子留学生，与宿舍里的美国男生坐在一张固定的长桌上。那些孩子大部分来自美国中部。他们都个子不高，相貌平凡，最爱畅谈的一个话题，就是披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如何使用不同的配料。

皮特逊是他们小镇上惟一一名考上州南大的高才生。他赴美留学的事儿成了当地新闻，还上了镇子的小报。那些家伙总拿他撒气和开玩笑。他们问：北欧的孩子们晚上如何消闲？皮特逊回答说：下棋和看电视。那么电视节目结束了之后，孩子们又干吗呢？皮特逊的回答是“睡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但是皮特逊，对美国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

“美国真是富饶美丽的国度。”他钦佩地说。“要想看遍整个美国，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儿。”

“此话有理。”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学生颇有同感地说。“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就在美国。每年我可以开车带着老婆孩子去旅游，就是一年逛一个州，也得花上50年才能走遍整个美国。”



“从今天起，我要徒步去看遍洛杉矶。”皮特逊发誓。

那时我就想，很多美国老百姓并不知道在美国以外，特别是在世界东方的大陆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这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好闭塞。

安德鲁斯从不和我们坐在一起。他通常和他的好友汉斯和鲍尔单独坐在一张小桌上。或者，他会和学生会里的漂亮姑娘们坐在一起。那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姑娘只和她们的同类扎堆儿，等级非常鲜明。她们一辈子都是在私立学校的蜜罐里长大的，出入有车接送穿戴都是世界一流的奢侈品。要想加入她们的餐桌，需要得到特殊的邀请。

一次，安德鲁斯邀我过去和那些富有优越感的美貌女郎寒暄，像是拜见英国皇室。她们的一举一动像是在模仿自己的母亲或时尚杂志里的偶像，仿佛是小女孩儿在给芭比梳妆打扮和玩过家家。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就不愿与同龄的女生在一起。

在我心目中惟有莎娜。她已成为了我幻想中的恋人。

一天下午，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主任托尔伯特女士的办公室。

“你最近怎么样？”托尔伯特开门见山地问。

“还好。”

“我一直想和你谈谈……”托尔伯特夫人抿了口咖啡。“校园里的美国学生对你还友善吗？”

“嗯，还不错。”

我坐在她的对面，洗耳恭听她的下文。

“在这个校园里有上万名学生，外来的学生有时感觉不好交友。”她说。“美国孩子有个特点，在交友上较为慎重，尤其对待外国孩子，往往想先试探一下对方，甚至会很苛刻。一旦通过了这个‘考验’，他们就会接纳你为他们的朋友，希望你介意。就像你们中国人所曰，不打不成交嘛。”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我应该早些时间告诉你，你的美国监护人和赞助人的背景。他们都是好莱坞的名流。虽然学校已经做了表示，你自己也应该抽时间亲自去看看他们。”

“他们是谁？”我问。

“格兰特和诺曼先生。”

我熟悉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是美国电视巨头 NTV 的董事长和一位好莱坞制片商。